

徐文清公家傳

明正德刊本

增毅齋詩集別錄

此書傳世甚稀諸家書目皆未著錄阮文達
曾錄以進呈今藏故宮之宛委別藏比阮氏所著
錄者闕十三種外傳家即其一也則此書或為人間孤
本矣戊寅冬宏雅堂從上海收書一單無可取者
余僅購盧抱經手校劉隨州集大除夕復檢此
種罕秘之籍良足快意丁卯二月重裝記



明成化刊本

王德瑛書成化

讀有用書齋

宋待制徐文清公家傳

附錄為詩集

重刊宋待制徐文清公家傳序



君子任行道之責得所遇則勢易為而無
事可見記載之書不存可也失所遇則勢
非其勢其存諸心發諸言措諸事撥亂反
正之惟艱革故鼎新之不易苟記載不存
則無以表忠貞而厲臣節此興先世文清
公家傳之所由作也蓋公以剛明之資從
朱呂之學口傳心授詞見聖源二先生倡

道於上而公則相與闡明於下表表乎金
華之正學奈何當宋室世道方降之秋立
朝事君不容默默不容唯唯推正學以行
正道持正論語治則本於堯舜禹湯文武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語學則本於孔孟思
魯垂世立教之微言與旨蓋治本於道道
本於心以帝王之所以治者圖治則有以
接夫道統之傳而善治日臻以聖賢之所

以學者為學則有以得其心法之要而真
儒輩出治以驗其學學以資乎治挽世道
於唐虞三代公之能事也然當是時君子
小人互為消長故其所存所發與所施設
者雖足以撥亂反正革故鼎新而莫之能
濟良可慨也雖然其忠憤剴切危言正行
卒不可泯故能致中才之主崇尚理義之
教而保邦未墜韓子謂孟子闢楊墨存十

一於千百而推其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
夫以公之才之德而忠義傳芳足以感激
後世故其門人朱元龍葉由庚龔應之之
徒記其首末以藏於家至九世孫興大父
彰刊行四方引之弗替弘治壬戌舊板毀
於回祿興二三昆仲恐其久而失傳復倩
工鋟梓庶幾不忘先德而有裨後世云時
德幸未臘十一世孫貢生興敬序

宋待制徐文清公家傳序



故宋寶謨閣待制文清徐公家傳乃門人
所撰錄嗣孫彰之所刊也彰去世已五載
矣嘗遺命其子珣求序於余嗚呼余與公
同鄉而公生於數百年之前雖不獲見而
知之其學術之見於著作發於政事形於
言論間者已書於國史載於郡誌余蓋聞
之稔矣然國史郡誌之所登載皆舉其畧

而未詳固未有若此書之詳備也有志於
尚論古人者是書可舍之哉孟子曰以友
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謹按傳公從東萊呂先生講明為己之學
已知趨向之正繼登晦庵朱先生之門先
生嘗稱之曰明白剛正士也講學已有意
趣又曰析理殊精公益博諸同志之所見

聞約以吾身之所踐履講繹辨質反覆不
置公得理學正傳其淵源固有自矣登淳
熙十四年進士第初主上饒薄再知和州
繼登朝著其為治大要皆不出乎正心齊
家知人安民而已使我公生於唐虞三代
而得堯舜湯武之君事之則臯夔伊周之
事業豈足多哉惜乎時不能用其言使當
時不復見大平之治非公之不幸實天下

之不幸也彰以輸粟供上用得冠帶固義
舉也茲又刊其家傳非特為四方學者尚
論古人之一助而顯揚先祖之孝豈不益
可重哉因其請庸書此於卷端以識仰景
之意云時

成化五年四月朔旦正義大夫資治尹

南京大理寺卿前兵部侍郎里人龔永吉
序

宋待制徐文清公家傳



公諱僑字崇父其先越之諸暨人十一世祖官
吳越為常侍始遷于婺之義烏其譜牒可見者
東萊先生呂成公已識於公大父之墓魯大夫
諱世都大父諱文獻父諱人傑累贈中散大夫
母鮑氏贈令人公生於
紹興三十年六月十有八日幼視不傾言不誑
行必重坐必端儼如成人弱冠入太學
淳熙十四年上進士第主信州上饒縣簿部使

者聞其賢將薦之問所欲公曰某欲盡所職而未能者也秩滿授紹興法曹丁中散公憂再調南康法曹及考丁令人憂服除謁選適當開禧講和虜索建議大臣之首公聞之亟見樞密林正惠公大中曰侂胄死有餘罪函首固無所惜懼非所以立國也歷陳所以卻之之策林公雖是公言而廟論已定迺白諸朝欲晉以為臨安教官而公從選部授嚴陵推官以去至郡事有不可必反復論爭無激訐近名意雖異已

者又益知敬郡將欲舉公適同寮有謀合類士者公遜以先之再舉卒不受朝臣余公嶠十數公合薦於朝謂公學洞聖原行表鄉曲不當使之陸沈州縣既而余公出為本部詳刑使者以職事檄公至接以敵已禮使升車於庭公曰此浙西提刑廳事也非屬吏所當踰越揖趨而退嘉定七年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錄改宣教郎召試館職策以邊備四事公對言自古為國不憂天下之多事而憂大體之不舉大

勢之不振譬之身焉邊陲之虞特一股之患元氣苟充於一股乎何有正人天下之元氣也公論國家之藥石也元氣充盛則病無由生藥隨所患而攻則何疾不除乃者讜言交沮公論窒而正道屈矣君子陽屬也剛明鯁亮陽之象小人陰屬也柔佞緘默陰之象今君子在朝而君子之道不行未免緘默而象乎陰爻於緘默之陰則小人出而乘之一隙之否生全盛之泰消不可不察也况廟堂論道經邦之地而於瑣瑣

細務加詳則當務者略矣所謂當務者自正君心始欵正君心自正其心始故寅亮天地之心不可不清虛燮理陰陽之氣不可不和平大本立矣則何行不順何事不舉此其要也除祕書省正字時方閔雨公因輪對歷䟽稱提楮幣安邊所二害乞盡蠲滌以答天成次言三綱五常國所與立靖康之禍痛塞天地高宗間關南渡生聚而教訓之孝宗厲志繼伐雖讎未可乘而聖心無一息忘

搢紳之論無一日沮人人有讎虜之志虜亦畏
警不動東南國勢得以扶持撐植者八九十年
非直恃講和之利也今虜寄息汴都其民欲與
之偕亡而吾中國之論惟恐其亡之遽也方以
存虜為幸豢虜為得計何以作興天下忠憤之
氣願大明綱常之正理絕虜歲幣勿遣會
詔求言公復上封事曰比奉面對適當憂閔集
勞之際蓋蠲徭提安邊所二害
陛下首肯至再三臣待罪旬夾未覩施行凡民

之辛苦以自衣食者勿擾之可也今所拘沒實
民財也民產也有司奪其生生之具以市寵於
上蓄死含冤徧四海何忍聚此怨憤毒戾之
氣於帑藏以干天怒乎自春徂夏雷不發聲當
震而潛威斷不行之象也風霾終日蚤莫多雲
佞柔蒙蔽之象也天意若曰 陛下有仁民之
政當發施而不決多牽制而不遂此其示變尤
為切至願一試臣言而決行之其有懷姦諱過
以沮此議者宜斥之以謝天臣言行而不雨即

誅臣以謝天下遷校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
請外知和州警軍實繕守備尤以撫恤民總為
本郡所恃惟敢勇一軍簡練積弛就選五百輩
造械噐委將校日教以弩射又給之法旬一親
按科其優怯而賞罰之威激厲自奮師檄欲索
去反復再四至以語侵公公謂徐某可去此軍
不可去迄不發時郡民困於和糴溢量公俾之
自槩而明取并耗以給費民以為便既而逃虜
它時并耗之外又加溢焉乃請于朝蠲之虜騎

薄境公部分既定賓寮將士爭請揭牌閉關公
不為動郡丞歎遣妻孥絕江以避公正色曰不
幸受圍當共死守虜知有備不敢犯城中官屯
民兵錯集數以火告要索攫攘人甚苦之公命
總軍隨營畫界界內自撲滅不過五家十家者
論賞有差踰是者罰久之防城營側火公親督
之飭管界將曰火政即軍政如火及寨不滅即
行軍法將奔往麾旗登屋其下爭効火隨以熄
公錄用命者厚賞之迄公去不復火越歲改知

安慶府實代黃公幹公祠且謂安慶守臣既
得人奚以更為廟堂亦知公治行乃俾因任公
奏今有可乘之時幾而自棄其幾有可附之人
心而自離其心有可振之國勢而自摧其勢積
是三失戰不能和不可於是議者益堅自守之
說夫有必戰之志能戰之具而後可言守邊淮
之地未嘗不為固守之備而上下常有不可守
之虞其患有六曰上下避事將帥異心糴運擾
民巡警非任民兵無實用官軍無固志願聲大

義以厲天下之志廣至恩以懷中原之心圖遠
略以蓄全勝之威移制司於兩淮要地凡軍務
一聽其所為使得以專其賞罰予奪之權

朝廷惟嚴黜陟以責成效則六患革而三失去
矣嘉定十一年冬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
監事道過金陵適淮民流散江滸者萬計公檄
郡邑丞舉常平賑之丞恃制府緩報公怒曰此
豈常程文書邪亟命發廩且劾二人者于朝制
帥李公珏力為之辭辨不顧也江東民困戶役

公因糾訟為結義徃下九郡槩行之民樂其成
焉視事及五月當上便民事公謂事有関軍國
之大而憂危之切者廼奏國所恃以立者民也
衛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憔悴愁苦類歆
無生天下之兵飢窮羸弱動皆竄衄為
陛下治其民者率皆貪吏統其兵者莫非僨帥
郡守食人毒民之極證王人被戕剥下之奇變
此何景也内外文武之臣皇皇為惟知殖私奉
賄以煤進朝貢莫召矜得成風總天下之征誅

而肆出無藝殫天下之膏血而忍於不仁昔竊
公帑今奪民產昔盜軍儲今鈎虜貨職為臣子
而忍至是邪三邊倣擾若民與兵斃於虜寇者
動以萬計殘於叛卒者無慮數十郡淮民奔迸
輒禁渡涉樓困江干雖被 旨趣濟弗顧若是
者非有所恃其敢有所忍哉 開禧姦臣頡政
臣嘗有兩語曰廟堂為交易之地臺諫為囊橐
之所是時四方視 朝廷蔑如也厥今元勳大
帥挾忿逞悍偃然有玩侮顓擅之意歸附黠將

賞不屑受令不率稟私戮弗告外交弗聞跨颺
兩間恃勢為決其輕 朝廷無 君上無異曩
時比無它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人必自悔然後人侮之聖賢之語若
端為今日設者毋曰蜀少安矣山東拓復十數
郡矣殘虜垂斃與我為敵者萬萬非今日比天
下大物也今如不繫之舟置之渺茫浩蕩之中
風濤上下洶洶盜賊左右縱橫而舟中之人方
且爭取金珠競攫錦罽漫不知颯拖之省弓矢

之禦彼其爭民施奪召釁賈禍如蛾赴火如魚
遊釜而身而家奚卹如天下何孟軻曰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矣然中原苦殘虜如墜塗炭畏疆
狴如畏虎狼望仁義之師如飢渴之須飲食苟
中國之政率正矣則歸者如市英豪誰敢不服
其機一轉乎聞耳願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
人憂家之慮憂國斥逐邪佞親通忠直守廉隅
者臨民閱詩書者揔戎以弭汚虐之風以繫軍
民之心以消僭叛之萌庶幾致安於已危迂治

於將亂不然厝火積薪齎無及疏下中書宰相大怒言者遂論罷時公方行部聞命即解印軍民嗟惜家設香几拜於道左越六年今天子即位首崇儒學禮耆艾旌恬退於是真公德秀入朝奏謂直諫敢言如陳宓徐某非特未加召擢褒寵抑且莫及陛下欲收用賢之効若宓若某願寘之言論之地實轉弱固彊之本言者相繼當國者漫不省會從臣有念公以自為請祠者始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公弗獲遂下

受祿 紹定二年公以年及告老不死差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再請乃得謝蓋自江東抵劾以歸往來五雲山中松欄石磴擬亭寄適晚徒丹溪結廬教楹茅瓦雜覆僅庇風雨澹然容與蓋將終身為六年丞相史彌遠薨上始親攬政權思得宿望以礪貪風以新大化是時中外延頸以俟登用者惟公與真公德秀魏公了翁三數公而已於是有意落致仕以直寶謨閣江東提刑起公公辭十

一月除秘書少監三辭始拜命明年改元端平
又改太常少卿制辭有曰爾好古道行古學
彼淇與其容比於禮考樂在澗其節比於樂若
成典刑思見如渴擢貳蓬省翔而未集又舉奉
常亞卿以進之時行則行幡然一來譁王道於
玉帛鍾鼓之外以善人心視獨善有間矣母使
朕有齊魯二生之歎再辭詔所居郡守臣以禮
津遣至是及朞猶力辭未就道一日
上諭講官葉味道曰徐僑屢召未至可諭朕意

趣其來公始有力疾造朝意九月到闕乞以前
除秘少繫銜入見奏曰天下至大莫難於為君
然知其大而不知其所以大知其難而不知其
難而易者則亦無補云爾在昔帝王之為天下
其要道有四正心齊家知人安民是已然孝以
正心為本治以知人為急又其要也自宗周既
衰而天下無王聖道不傳而人主無學
陛下以聰明睿知之姿師堯舜而宗孔孟則曠
絕不傳之學將創明於 陛下矣竊觀 奎製

緝熙殿記有曰因一理以融會充廣於心足窺
宇宙之大又知陛下知其所以大者矣然自
權臣秉國壞朝廷紀綱敗天下風俗削民生
基本濫觴於慶泰滔天於嘉寶陛下
適遭其逢於沈潛養晦中堅無悶憂遠之志一
旦大明麗正首斥貪暴登賢舉逸甚盛舉也然
親政且及暮矣雖鼎粟之新略舉而革去之故
猶在臣竊惑焉夫致治有大本致弊有大源所
謂今日大弊特起於苞籛以將禮意固未以為

貨也至舉一世之官爵為私龍斷於鼎軸之地
雖累鉅萬金產輒寓書契於一紙於是畿內大
司為其內帑而外庫徧天下矣然則舉天下之
民皆瘠由舉天下之官皆墨也陛下亦既知
今日大幣之源而降丁寧懇切之詔矣然苞
苴不入於通關匱筭徑趨於私室昔也端奉一
門今多門矣至於風俗之敗有如父兄不能令
其子弟鄉隅不能糾其保聚錢積於贓室而褚
幣輕監倚於勢家而鈔法廢商姝鉅貨而通於

虜士謀大劫而主於寇上下交征流弊至此極矣朝廷之上乃欲隨餘波逐末流而疏別焉徒使清明之德曾無顯孚不應之一驗者又如百年仇虜一朝就滅此天下之所共吐憤者王師奉命已如神京謂可以繫中原之望王臣將肯恭謁求陵謂可以慰在天之靈然當其可之謂時時則有甚不可者陛下非不布宣詔令而未能信必非不聽納規諫而率多遷就非不選用賢才而猶多混殺殊未有堅凝純一之

規天下大物也邦國重器也生民大本也是必有鎮定保安之大計而後可以為不然幾為失勢難回時亦不可需也陛下亦嘗反躬而深思乎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然則二者之要又以正心為先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為體也靜一而虛明惟靜為能制天下之動惟一為能統天下之衆惟虛為能受天下之實惟明為能決天下之幾體有不存則欻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必有不得其正者矣。陛下之登天位也，天與之也，豈陛下臣之所得與哉？其奉其嗜，進妖媚而置善柔，巧佞於左右，凡可以蠱良心而昏明德者，無所不用其至。此忠國者之深仇，愛君者之大怒也。陛下方以定策索勲而述其故，轍任其舊屬，豈念其昏蠱之為忠而忘其敗壞之非罪乎？欲塞其源而反揚波，以助其瀾，是陛下之心於此猶未得其正也。所謂二者之要，其甚難者，蓋在此。世有誕膺天命之君，必有與

共天位之臣，故堯得舜於耕，文王得太公於獵，其精神之相照燭也。至此其視天下之大運量，固有不足衡其慮者矣。乾旋坤轉，正在掌握，革弊易治之幾，特決於陛下。一念慮頃耳，反復數千言。上為竦聽，且曰：苞苴仍有之，公奏臣備見此弊。上曰：知人也。難近所進用如何？公奏曰：臣前所謂猶多混殺者是也。因奏所謂知人者，尤今日之急務。蓋致今日之大弊者，由失其人，欲革前日之大弊，亦在乎得其人而已。然臣

所陳帝王之要道為詳指今日之事為略者願
陛下澄神定慮養此純一之心以致精一之道
而力行之臣嘗謂堯舜文王大聖人也孔子亦
六聖人也故聖學必以堯舜文王之道為師孔
子之言為宗則道得其正傳心得其全体而無
偏繫之差

上稱善拜三公又奏臣昔為祕書省校書郎職
進為貳已越臣舊服數等至若少常又列少之
最高者竊謂名與利雖有清濁之殊不審進退

而冒受均謂之貪 陛下方興廉抑貪以風厲

天下而未能頓珥請降免自臣始

上不許宜論就職者再三乃拜命翌日

銜筆兼侍講公奏起居舍人蔣重珍猶為說書

臣秩卑不當躡居其上且昨在山間溫繹語孟

若使備數晚說或可上裨緝熙萬分再辭不允

有 旨徑升論語早講公奏既陞論語早講宜

以中庸大學孟子到於晚說又謂論語一書實

孔門高第記夫子之微言至行以着明聖道之

大原通此經則六經可不治而明今科試乃附於諸經命題之末而謂之小經太學講書則博士正錄講六經而論孟不與夫論語者徹上徹下之道成始成終之學今直使視為童儒之習稍長則棄之理學不明實基於此臣昨奉

聖訓謂論語聖經歆易以嘉名在昔此書謂之魯論語以別齊論語若因其舊稱謂之魯論或魯經亦述而不作之義仍下禮部國子監裁酌凡科試命題學校講說並與六經一體施行庶

使天下咸知 陛下升崇此經之意以開後學之良知以垂萬世之丕憲

上遂定名魯經事下省部見謂迂闊不行公每當進講必先齋心存誠如對君父及講旁引抗論常出於橫陣之外凡有所見竭盡無隱初入朝執政有戒以勿言濟邸事者公愀然曰三綱五常人道之本而人君則三綱五常之主也主本不正而欲天下為事之正難矣然弊已深則言難入言愈激則聽愈厭於是日以聖經賢傳

所載友愛之言以復開導欲使上心渙然
釋於一悔悟之頃則天理著而國是定矣一日
御筆與復濟王官爵既致祭公謂既復爵矣
則當用王禮改葬既許既葬致祭矣則當置後
以奉祭此職典禮者所當參討故實以廣
上心乃與儀曹李公稟合辭為

上方陳之

上初不以為忤當國者不能即天理之發見以
全其友愛之心議者惜之一日講畢

上言二程氏理學之純公奏自孟氏沒而正學
不傳至我本朝二程氏出發揮義理於是聖
道煥然復明誠前代所未有程顥氏言天理二
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此正道理源頭相
陛下於一念慮之微一號令之出必悉合乎天
理之純而不使纖毫私欲雜乎其間久自共
純一之心固而精一之道得矣

上曰正賴鄉人曰二程氏之學自漢以來公
論其發端實自周氏而其自得之妙則有非

友所能與者

上又及橫渠之學公奏臣嘗言程氏謂性為萬物一原其知性矣西銘之作其知天矣但其晚

上曰西銘却好公奏此其文之最妙若願

聖下勿徒誦其言而必有以行其言事合天

則君道盡矣公又奏二程氏宜從祀於夫子廟

廷王安石學術頗僻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

足法人言不足卹害政壞法卒基靖康之禍

願廢勿祀

上欣然開納且謂李臺亦請並祀周敦頤程頤

程頤張謫邵雍朱熹公奏邵雍氏之學推致以

明理未及諸先生之純願亟俞李臺之請凡以

五人列諸從祀

上曰未得一視學謁先聖公奏臣嘗言程

祖登極之初未皇他事而臨幸太學者三及鄉

大內洞開諸門謂左右曰端直軒豁如我心焉

少有邪曲人亦見之矣有天下而且不私其子

非有仁天下之公心孰能與此故人倫者明而
家法為獨正願以

蔡注貽詠為法又奏孔子之道是然日用事物
之常無非至理獨孟子得之如言盡心如四端
如孩提之童無不知其親如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之類乃是發明此心之理臣
嘗有言在聖人則言事在大賢則言理

上因論孟子傳授公奏孟子師子思子思師
子實接聖道正傳之統曾子述大學以傳之子

思子思又述所得於曾子傳授心法輯為中庸
以授孟子其言中者天下之大本誠者天之道
實發明理義之大原其功為最大子思頃乃後
祀而不得與十哲於堂上古今關典也夫十哲
者夫子因念後於陳蔡者凡十人偶不在門耳
豈謂弟子之賢哲止此十人而已哉
上稱善曰前此所未聞又曰非子思而不及伯
魚恐未安公奏此道統所繫非可以父子之私
論 上命公與李臺議之公退以

上旨語李公李公以子思陪祀已定請且以我
朝諸儒先從享至 嘉熙 鸞輅臨幸三學有
詔黜安石而祀五先生始如公初所論云公每
講退竊謂

聖上異稟冠倫超然欲繼千載不傳之學然而
致用成務之要則在乎絕柔牽之係奮剛明之
果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乃奏大易
明天道性命之奧而體之以人事
陛下誠於是而番神焉以此洗心以此崇德則

剛健天行之運神武不殺之威感而遂通不疾
而速而四海萬民一歸鼓舞之中矣臣竊見按
頤易傳通微探賾殆無餘蘊然於陽進陰退陽
生陰變與夫五行交錯象數生成之旨有未及
焉臣嘗聞為之說名曰讀易記又先儒所以發
揚天地萬物之妙蘊實在繫辭而訓傳闕焉臣
嘗摘釋數條及畫為三圖即一陰一陽之理而
演伸之區區懷忠欲進而未敢
上嘉納諭公可即以進公退以平時讀書觀物

述見雜說併上它日講畢

上謂易記甚好常寘几間觀周公奏臣子愛君之忠不能自己願大觀在上觀天設教以化天下所謂体仁長人對時育物聰明神武而不殺者此也

上曰神武不殺之義云何公曰欲一天下惟不嗜殺人者能之神武乃不殺而自有威武之謂即乾之健夫之決中庸達德之勇也惟明惟武然後能遠此心不殺之仁

上再三稱善公在泰常祗事率先如官具不共器存不設酌奠拜跪之乖違位置席陳之舛闕必隨事提飭謂朔祀太廟卿奉酌獻闕則少攝為禮也邇來卿少憚於拜跪乃攝光祿非所以重遣命崇追孝公必躬任酌獻仍白於朝以為永式又謂每大祀前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而讀誓乃初獻官也夫獻官當受誓者而自讀誓可乎乞遵元豐舊制凡大祀必以吏部尚書讀誓刑書泣之庶使事嚴責專與周官郊特牲禮

意合十一月兼禮國子祭酒越旬兼國史院編
修官賈錄院檢討官命下兩學諸生莫不欽
風動有齋生謁告而死於客舍其本齋若不聞
焉公詰責長諭為給欵措費而俾護其事 茂
陵復土一周星矣而配備未定公言 慶元宰
相趙忠定公汝愚當國步危疑之際獨定與子
之大義權茲當國詆訕抑而精忠亮節久益
昭白宜配享

考廟廷以慰在天之靈以昭宗功之祀

上卒如公議一日講次

上問及鞑使事公奏所謂鞑使者即王檄也其
自言有姊妹備數鞑之後宮襄帥史嵩之欲藉
以結好如其言則堂堂中國屈已講好主於其
宮妾於國體所係甚太願詔大臣謹其始而亟
絕之既而堂帖下泰常以蒙古使人入朝差知
典禮人祇應公復奏檄與鄒申之劉普等衷謀
而來非鞑使無國書自當絕之於境今既縱之
素矣宜館之於外諭以

聖上尚此服衰未可以嘉服臨見如晉叔向辭
鄭故事

上曰此後自有正使來公奏侍郎度正亦陳不
見小使故事

上令與丞相議公退白政事堂丞相答以臨期
區處公繼以書申言之丞相復書曰豈不欲順
從正大之論而自貶失體之羞政恐機事一失
後不可悔難徇好高之言以速立至之禍又進
子謂絕韉和則起邊釁

付經筵所議講讀官以丞相論是公力言不
迄不與奏丞相復奏徐某於疆場事宜未必
究然議論有依據豈不欲贊 陛下俞其請
不於今日我之事体彼之事情不容不隨區區
處竊恐徐某以為言不見聽願
聖意詳諭以廣容納之益

上封示吏部尚書陳卓翰林學士真德秀禮部
尚書李直宣諭公且謝且奏使以奉書為信今
無國書檄之姦詐審矣至如其介衷甲而不拜

以婦人與三節人數挾正使例冊邀索禮物之類朝廷略不加察所以寵之之禮反不翅正使前失已不可追朝辭日宜降

旨宣諭令大臣津遣大臣惟恐絕韃使則速邊禍不知韃未嘗有使而我甘受一介狂生之詐虜酋聞之豈不大有以窺我乎假使果韃所遣則彼遣傲使故不致書正觀我所以處之者如何耳處得其道則彼猶未敢以無人視我否則慢侮侵凌方自此始矧今將朱名曰搜拔檢証

又復踵進容悅固寵而以之為忠殘忍邀功而以之為勇是陛下之心猶未正也心有不正人何由而能知人苟不知貪風何由而可革貪風未殄則天下之官無崇卑無貴賤皆墨矣海內蒼生又何由而得安是則邦本動搖而天下倖亂之心有不可遏矣不知慄慄危懼以培撫基本為務顧乃輕出關洛之師以徇貪功嗜利者之歎邊隙既開則又汲汲焉勤和於邈焉萬里之夷致使出沒邊竟栖栖無賴之一介亦得

以干犯我 天庭宜乎天變屢形所以警
陛下者至深且切也臣伏觀

御筆以星失度雷非時物寢 天基誕節

紫宸上壽之禮前一夕雨雪積盛詰旦霽

豁天間日明抑見 陛下省躬動天之至誠其

罪咎捷應蓋如此 陛下當此之際自視此心

為何如苟

上令中使宣旨母再三時武學生李文龍匿父

長占李論舍公感是然曰人道絕矣奚學為乃集

議公堂斥之學諭力起為抗辨公曰學諭乃助

其惡邪竟奏其事

上為徒起所居官公又言臣於屬察中參訂典

禮數暢經旨得二人為曰太常寺主簿吳昌裔

國子錄王萬乞加擢用

上皆欣納初講次

上問考亭門人公奏上饒陳文蔚臣嘗令諸子

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其人

有立作看道理極子細 上曰聞其曾與者書傳

公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參訂其解釋
坦明易見 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錄來上
而於是經玩繹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
在是矣至是特補文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公又奏臣濫攝監長目擊士風頹靡特其知文
蔚者若使專司講解使士子知向理義之學為
補不小 上曰學官已有定員公奏或補博士
正錄之闕或循舊制增置直講惟
聖意時遣使至虜公奏行人出疆不審如何趣

分 上曰且令探察虜中事情公奏既有國書
即是報謝正使彼無書而我致報書彼非使而
我遣謝使戎心桀驁或卻使不納或受書不答
或因有難塞之請噬臍何及願奮特斷遣使
人以全國體

上色恟久之時楊谷楊石除太師公奏帝師極
品必德威勳崇乃堪居之非檢校比若外戚若
宗室若宦官皆不當除贈
上深然之三月 御筆除權工部侍郎兼職依

舊公方決志西去固辭不拜章六上于似一月
又再辭

上親諭知樞密院事喬行簡謂朕更新政化之
初將召老成有德望之人以重朝廷以輔朕不
逮徐僑乃堅欲退去朕屢留之不可知可以朕
意諭之越兩日宣引

上撫勞再三命坐賜茶公力懇免新命

上又面諭母牢辭既退三差中使宣

旨今好日宜即就職公退陳病憊不堪任乞改

授外祠六月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佑伸觀兼侍
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奉朝請賜紫
金魚袋公以領祠勸讀乃体貌重臣之殊禮尤
非資淺者所當拜章三上 宣引緝熙殿中親
諭朕已勉徇卿志卿母固辭以事朕意公再四
懇奉借殊眷而引高竊異恩而叨佚使臣彊顏
覲受必是傳矣貽譏臣不足道懼辱 聖朝
上曰講讀皆以得人為重豈論資邪公體
上意乞且仍奉講職

上曰不妨兼講斷不容卿辭公不得已乃拜命
遂乞進讀程頤易傳仍以讀易記附注程傳以
讀初公密陳大輔之端謂必精選擇以重責任
至是循次趨補惟分事以日而已公奏天下之
患有夫源欲治天下之患必得公天下之人與
共之適者並相左右所以轉移天下大勢刷滌
士大夫舊染一大機會也而未見其有快愜天
下之望者蓋自權姦倡貪浸漬於四十年之久
非可以升斗之清濯天下之纓也一念慮之私

動乎其中曰吾有是位也吾以是流澤于後也
日引月長而天下之為人臣者各私其私而國
爾忘家之義虧矣夫高拱天庭挹天河以永清
四海特在 陛下爾豈容一滓一沫間焉顧乃
遲徊而未發者必思所以大揚一決有以大慰
天下之心不然脛腫之病侵尾解之勢成矣時
三邊四帥互讎交隙高郵叛卒久稽授首公奏
乞妙簡英明公忠不貪財不嗜殺者開督府以
統之臣昨守和時崔與之帥維揚見其文移精

練軍事且孤清澹約老而益壯使之出膺重寄
必能上寬憂顧今既以參政召若更致憂老之
禮以勉其來外而施略內而運籌可以定危事
起頽俗又奏 紹興初趙鼎為左相張浚為右
相並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置司行在乞
趣召與之兼開督府如張丞相故事公每對申
言不置 上深是公計暨鄭丞相去國
上乃召相崔公同列又陰忌之方崔公有出意
而予告之旨且下矣天下至今憾之公又為

上言並相以來或主平專或主平隨私相朋分
交訕角立循例而求者兩造緣故而請者偏聚
至若廷紳無間崇卑傾廟論而唯阿置警報於
談笑目回政事者多風隨 詔令者少脫有危
急 陛下將誰與任責乎臣自初入朝屢奏大
患之源 陛下非不開納而迄不垂察竊謂上
天仁愛之心

藝祖在夫之靈固未嘗志眷顧於 陛下而
陛下昭答之意每有所移奪迨廷揚並相之翼

日流星晝見未幾火宿侵端門而迫微垣此又
特出警懼之象者也 陛下方恃小大臣工相
遜以為安寧不深念太微坐之不可凌薄也邪
今天下貪風未殄懷才蘊智者恥於請托要功
射利者巧於寅緣苟不六有所轉移廣有所蕩
滌舉天下皆若而人也豈特三邊而已哉日不
正照則群陰不滅雷不大震則萬物不興臣又
聞親札史宅之以待遇元勳惟恐少恩不容有
以擯摈之蒿之欺君辱國儕盜目之為授拜戶

陛下方諭大臣以襄陽有勞欲起之以帥復今
結好儕盜臣謂决潰大患之源實自此門而出
願毋牽私昵以妨大計毋惑私恩以錮大患時
以故相舊第更為榮邸鼎建家廟於紹興公奏
習侈非能崇業立儉乃可永世又聞內帑所儲
浩無程紀而濫賜輕予略弗顧惜臣聞

高宗

孝宗兩朝時出內庫金帛以助邊餉
寧考在位一無支費今每歲反有取於封椿於

臨安府以益內帑殊失

聖祖

明宗付託之盛心况當此阽危之際若不躬厲節儉痛節土木之後賜予之濫則將輕蹈漢唐之末禍非所以鞏固宗社無疆之基初公在奉常凡不當得謚者或擬字轉禱或直從朝省定謚行下率執議不行由是欲請者自沮至是又慮此弊或因乃不革迺歷攷謚法顛末乞自今凡賜謚必博士議定考功覆議然後都堂集

有官議定聞奏或議有不合在廷皆得以執議使請託竊名者無所容其私而所議不實亦依選舉法論

上皆欣納時變異頻仍復奏天人相因之際甚可畏也願陛下內而清心以檢飭一已外而戢貪以風厲百辟庶乎天人之心可格然天人之心奚求哉特在陛下方寸間耳邪不閉則誠不存慾不窒則心不剛此又立誠之道也初公辭讀官甚力

上面諭不容辭公下拜奏言疾苦不堪勉留狀
天顏惻然久之尋許以三閱月而去至是復申
前請益堅

上亦知公病甚特除寶謨閣待制與外祠特十
一月二十五日也公謂不當復竊侍從職名以
去拜疏力辭十二月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越明年正月始有 旨引辭

上御便殿再三撫勞曰知卿疾不欲強留公復
述所已陳關於體要之大者為

上歷言之其言愈切而所望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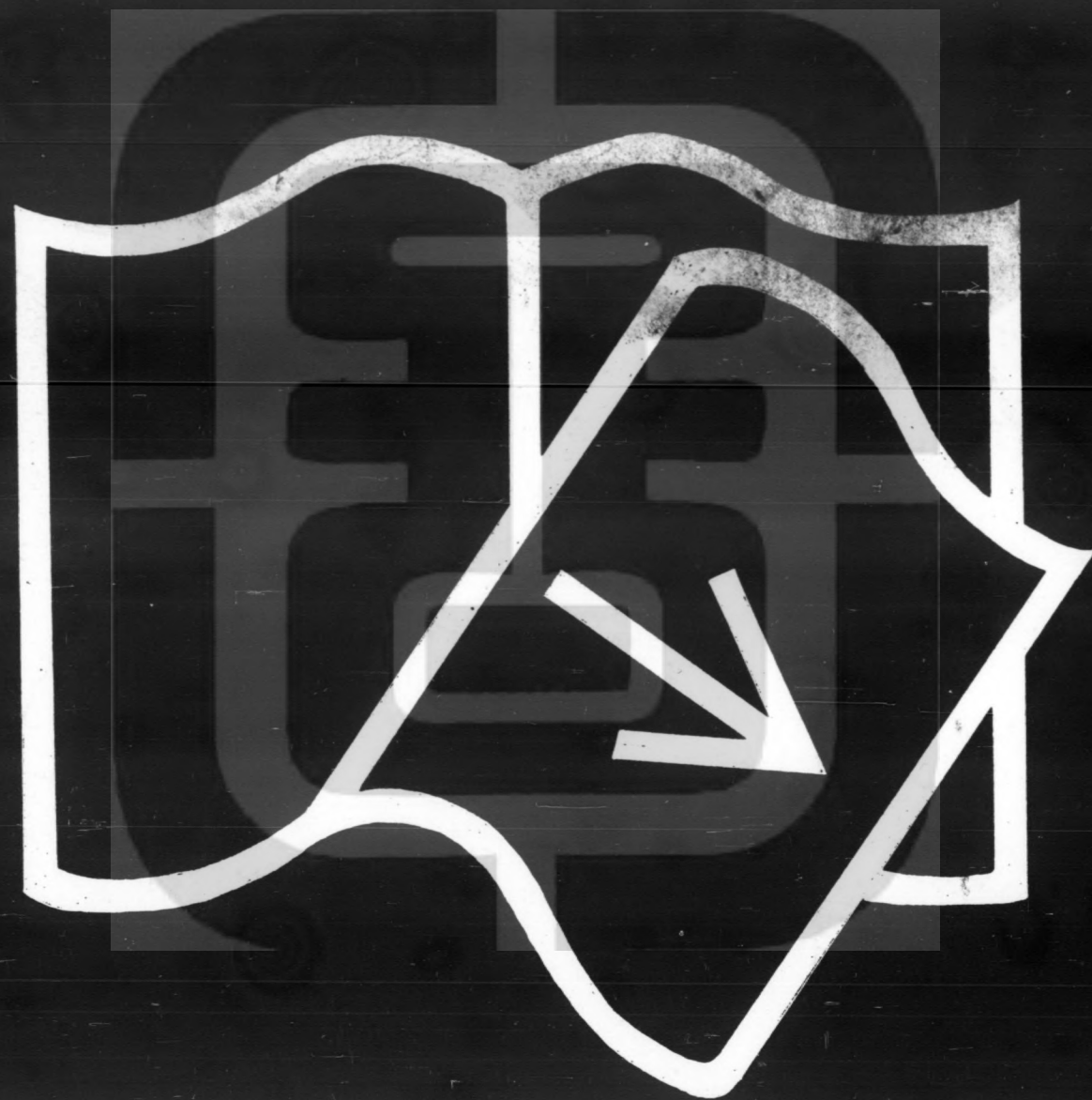
君父者愈至其略曰今天下亂形危證不可枚
舉然所以召危亂者各有所本置其本而齊其
末將以求治適以滋亂故臣初對首陳帝王要
道以正心為先知人為急立治本也次言朝廷
紀綱士大夫風俗之壞由貪風一倡壅成大患
之源必使一洗而新之除亂本也申言天下之
民皆瘠由天下之官皆墨乞蠲權宜之歛絕虐
擾之苦而重置貪汚于法固邦本也所謂正心

為先者 陛下果能正之否乎忠直外示容受
嬖媚又復悅後賢才嘗乏誰其舉之財多偏聚
誰其理之有民無不窮瘁有兵無不愁苦又誰
其撫柔之貪風之盛已加於昔日方當道長之
恭漸有包羞之否甚可懼也願 陛下懼天變
之警異察人情之阿靡特揚決決置巨貪於羸
斥之地以竦厲天下精擇公正廉明之臣各舉
所職則立治之本立而韡之和不必計矣
元而臨遣王檝仍越彛制越一年史嵩之復召

用開督府檝於是再至脅我以戰嵩之術以重
兵處之竟上挾之以制朝權而卒不得和之要
領人無賢愚至是始服公議之卓而論之確也
初公既以是忤丞相意遂決求去二年正月歷
述不宜出者三宜去者五辭甚懇至

上曰卿每論奏甚正尚欲詢茲黃髮其勉為朕
留又乞休致歸田里疏凡十

上諭斷不容卿去奏畢下殿叩頭懇拜
存此心常靜一而虛明則動可制衆可統實可



原件短缺

受幾可決又何遠矣強敵之足虞哉然此心出入無時苟無以操存之則前日引咎自懼清明一心或有一毫物欲間之必將潛轉默移趨昏入翳亦不自覺矣故臣每稱堯舜文王為大聖孔孟之學為正傳所謂正心之大原實在於此惟願陛下寡欲澄神常令此心明而又明常使此明德新而又新以是臨照百官正邪淑慝瞭然在目則陛下之職所疇咨者莫不得其人宰臣視儀承式清忠一心祇奉明德其職所

既而力辭次對

上數對大臣惜公之去累詔不許公又援

先朝儒臣罷講官辭待制舊比為請凡九上嘉

熙改元之四月詔徐僑辭榮避寵雅志莫回有

道之朝所當遂其高風而厲其靖節可依舊集

英殿修撰仍與去年明堂合奏子京官恩澤初

公控免次對歷一年有半不受祠俸莫得請即

復告老三辭與子京秩又半載比詔下如免章

而公屬疾已革矣十一月丁巳卒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八屬續靜順如常時夷然以終易箒前
四日手書八言曰嚴祭祀重墳墓續儒學教子
孫立門戶肅內外親益友遠小人付子鉢等晚
不叙年勞階止朝奉大夫身後不上遺表郡以
訃聞于朝有

旨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鉢等以二年二月九
日奉公柩葬于其邑之智者鄉五雲山之原及
葬大雨雪發引之日豁然開霽甫至墓雪作如
初及窆一日又霽已事復雪聞者無不嗟異公

胡氏贈宜人先公十五年卒子男三人長鉢
承事即改差監潭州南嶽廟次鈞迪功即新紹
興府上虞縣主簿幼鉢承奉即知寧國府寧國
府承孫男三通孫擬將仕即祐孫振孫孫女七
從政即監三省樞密敷賞庫馬世綸進士陳
從事即監饒州城下倉王琦進士王濤餘未
行公資直剛明節槩勁持貌嚴而氣和色溫而
辭確燕居獨處如對神明非澡擲寢息衣冠
竟日儼然或急猝夜興不冠不出立平君不內

處非疾不晝寢女僕不出男僕不入內外斬斬
若無人聲居室必周密置物忌偏邪衣雖素敝
不葺食雖疏淡必潔事親先意承志婉愉順適
惟恐不得於親者每進食旨必伺意舒悅乃安
愛謹膚體雖爪髮不敢棄親喪哀毀幾殆服衰
表裏純布醬酪不入口垢面麤陋者終三年凡
靈几寢室櫛盥器玩敬奉如生一奠一饌必身
親之邑人咸以孝稱謂自顏氏子後纔一二見
也凶時祭祀豫戒內外小大專精祇事陳設有

式酌酌有儀備物必鮮具饌必精前期必嚴齋
肅之地高祭必致如在之誠祠堂敬奉尤謹晨
帥早幼拜謁然後序揖治家政春秋展墓風雨
不易周省塋域整葺冢舍無一闕蓋不以世次
遠近為間也親沒奉諸兄猶父子官游相依
為適晚歲惟仲氏在順事尤篤平居筋躬以正
率子弟以禮節家宴尊幼不同席長者坐則卑
者少者環立以侍肅如也聞人一善翼之揚之
有未善規之誨之事或不可苟狗辭色嚴正然

必裁以義理反復啓迪使之去惡以從善望公
容色聽公言教則放心容氣不復萌于胸中雖
小夫野人事有歉於心必曰提舉得無聞之乎
州縣長吏政有歉於心必曰毅齋得無知之乎
識與不識莫不興起而愧改凡修身齊家之則
風土習俗之弊或隨事提警或條列示訓鄉黨
遠近入傳家局以為法平生仕惟盡職不求庇
不覓舉有轉求脚色狀欲具薦者公曰薦在彼
若自呈其狀則進以妄矣苟非公志雖予不肖

俸給非祿令不受此冊例及血饋率謝卻之子
祠非公請不受祿郡太僕寺卿祠廩數十斛歸
公公悉以散之姻族常言無所欲則剛無所私
則明剛以達此心之仁明以斷天下之疑潔已
以廉而不能戢吏之貪猶已貪也心乎惠民而
不能摧姦以達惠猶無惠也所至以實心行實
政吏畏民懷久而不忘持節江右雅以洗冤澤
物為身任一時賊貪至有聞風解官去者晚復
際遇入司勸講正色危言無所回撓上自人士

下至搢紳無不敬憚論學則曰在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而以貪風為當今大患之源終始一說至於回友愛之真以立綱常之本則深有所不能已者嗚呼惟公此心而驗之行事真可謂表裏洞徹俯仰無愧者矣初端平收召公與西山真公適皆至宣引入對先後纔一日耳都民聳觀無不喜

上嘗諭真公曰天下望卿相朕真公辭曰陛下自有宰相

上問為誰真公對曰惟不愛陛下官爵者可為陛下相

上亦悟其為公也真公此言雖有所指實萬世卜相之標準既而真公以大學衍義上公以讀易記進所以啓導輔翼仰俟聖德之成者其意實相須而甚切也一時治象光明駸駸

乾淳之盛久之真公始參政事病不及拜公亦旋錄內祠以天下有志之士至今為端平惜此一大機會也公之學自幼習聞伯仲氏後

東萊先生講明為己之學已知趨尚之正長入
太學厲志求道讀易大傳至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語默有契於心而知其
為萬世之原矣後晦庵先生道過上饒亟請學
焉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謂不可直以人心為
人歆危為己亡先生首是之謂勉齋黃公曰崇
父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意趣翌日趙戶曹
入謁問學先生語以上饒主簿析理殊精可從
之遊公自益博諸同志之所見聞約以吾身之

所踐履講辨質反覆不置先生嘗謂剖析
四端明甚就此宜更加涵養又曰日用工夫已
得之勿令間斷不須別立標的以毅名事實先
生命之也中年居閑養固積盛於是昔之所造
者益以深遠溯源詣極而卒不離乎切近平實
之地心融理洽每於應事觀物間得之嘗謂天
地生成之妙不過陽進陰退之間一理洞貫萬
變該攝歲晚神全氣浩動靜語嘿安祥自在而
所以自畏飭者尤嚴自警有箴自知有銘以至

杖首莫不銘焉寢室銘以四言曰勿言勿動不見不聞維德之象斯威所存其所以謹其暗宅之獨以全大地之中者言愈約而功愈密矣垂歿自謂不以病蹙動吾心而惟憂學力之不繼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每歎比年以來晦庵先生之書滿天下家藏人誦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間有稍知自拔者則又牽合江西陸氏之說而自謂之通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公

蓋深憂之平生閉關屏外事獨於接引學徒迄老不倦必以所授師傳親切之訓曉之規模正大而擗級甚明綱領提挈而節目不遺晚見學者繳繞於文義之間於是指示命性心中誠仁六字為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為主敬之本使之即字即語析名義益充其類而貫通之隨動隨靜存養省察實反諸身而體踐之且謂理無窮學又莫窮工夫一有間斷則非天命人心流行之本體故於毋自欺謹其獨之戒尤懇懇焉

又歎吾人心大患者莫名與利若也嘗揭理義
之悅我心名利之害乎道兩語以警學者其所
以明道原以淑後學者大槩如此嗚呼慶元
偽學之論興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書為世大
禁重謂偽學之魁以匹夫竊入主之威以鼓動
天下上而宰相下至布衣亦坐是竄死天地為
之晦冥者幾三十年權姦既誅先生孤忠先見
始得表白而道猶未明肆我
皇上表章四書以振起斯文至于
端平公與

度公正葉公味道皆以師門名第勸講
緝熙於是

上益尊信先生之學以表信天下下亦咸知宗
尚先生之學以鼓舞 聖化三代之下所未見
也是雖

大君大儒以心印心而其所以開啓
聖衷扶翼聖道以丕闡我

宋人文之盛實自公與度葉諸公發之故特著
于篇終以詔來世公所著書有讀易記三卷讀

詩紀諒一卷雜說一卷文集十卷公棄諸公
今十有四載治命勿求碑銘大懼言論風旨久
浸不傳哀愴哽咽不忍書且不忍忘門人相與
追述次為家傳俾後之知德者有攷且以備吳
日太史氏採錄云

宋待制徐文清公家傳終

題宋待制徐文清公家傳後

右宋待制徐文清公家傳嗣孫義官彰之
所刊也余忝職教事於公之鄉敬取而讀
之其自脩身正家以及於為國率以正心
為本知人為要雖三代之佐莫或過之頃
以權奸柄用遂辭祭而歸弗獲大行其道
使當時不復見三代之治惜哉嘗考史不
悉載其事而公之學術其見於格君心崇

正學培治本敬天保民昧災弭患無以表
見於後也今是書一出而公之微言至行
所以師表後世者將不由此而益彰哉嗚
呼祖考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
仁也觀彰能知祖考之善而傳之所謂仁
且知其庶幾矣謹拜手而題其後時

成化己丑夏孟上澣京闈鄉貢進士江浦

郁珍書于義烏邑庠之講堂

毅齋詩集別錄序

文所以載道文不載道則雖蚕絲牛毛無補於世文
而足以載道雖殘編斷簡不可廢也興先世文清公
號毅齋嘗從東萊晦庵相與倡道於婺其所著作有
讀易記讀詩記詠文集雜說等書以之格君心淑後
學羽翼吾道有補於世教也尚矣故黃文獻公為作
公傳必重稱其著作以其文之足以載道也奈何世
以人微家無余冊僅有雜說數卷成化丁酉興受業
於齊山允達王先生之門復得先正忠文公所藏毅
齋文集一十卷幾欲毀梓區：屢困傷屋夜雨灯恣

之累莫之暇及弘治壬戌 意遭回祿而前集煨燼
可勝惜哉尚幸是錄存於別館雖其言發於即事即
物之微其著作大旨固不在是然其味嘆淫佚適性
情之正得理趣之真殆每濂洛玉淵金井志慮高潔
托興吟風冲然自得者同一胃次也雖曰別錄然公
之所以為全書者即此可知矣傳謂觀水於濶觀日
月於容光之際其斯之謂歟是用銀梓以為四方求
觀聖賢之道者之一助其勿以別錄視別錄而以全
書視別錄以吾道視別錄可也是為序
正德辛未十二月既望十一世孫興拜手書

毅齋詩集別錄

雲山歌

雲山窈兮風微山徑繚兮雲依蘭馨兮晨晞松慘兮
夕暉有禽消搖其間兮不去飛倦啄兮秋鶯與啼希
鷺鵠兮志亦幾絕樊
筠枝春與颺騰兮秋鶯與啼希鷺鵠兮志亦幾絕樊
弋兮隨所棲空碧臨臨兮山四圍泉咽咽兮流以時
寧易地兮穎若箕與世相忘兮幽人期山雖高兮步
坦夷雲雖深兮光陸離胸洞洞兮陶然以怡祗天命
兮安厥宜

行行歌

行行兮何之郊之疇兮山之徑畊菽兮雨晴樵牧兮

昕暝室廬兮其倫老稚兮其性負者蹇兮趨者勁役
而歌兮遊以詠機杼兮國資鷄犬兮家政草萋萋其
青兮木蔚蔚其盛吭林鳴兮尾川泳空雲騰兮月出
嶺威之霜兮風以令胡然而然兮森森兮天之命職
我其間兮毋不敬

常自在歌

因讀白樂天無可奈何歌

常自在常自在莫受物觸隨變改心常澄太虛胸常
涵滄海志常明秋霜氣常融春靄常自在常自在莫
或欺心旋遮蓋此心常與天地通日月神明環內外
萬物森森在吾下我自小之自傷害常自在常自在
詩書染處安精神道義合時行身世貧何足嗟賤何

富何足淫貴何足泰靜惟飭身而無愧動惟
而盡愛常自在常自在此外何求哉有時詩一篇
時酒一杯旋醺可為賓友清風明月相追陪陶吾
去兮適吾性常自在常自在何處有愁來竹

次陳和仲惠雲山歌韻

幽人尋坦道為言柔履剛所利在艱正未取馬逐良
雲山坐深窈無人蘭自芳青青松與竹障暑拒雪露
人跡所罕到豈為煙雲鄉老我志彫落髮蒼而相
懷哉此丘壑閑蹤寄優游人事輒往復世慮忘暄涼
書數種琴一張竹布几野服筇杖昏游彊生來坦率
得自遂客至嘲誚庸何傷非故逃名甘寂寂政嫌助

長病茫茫君詩明澹起予意留取伴我山中藏

鷺兮歌

鷺兮鷺兮載好音羽也自珍兮藏山林春出依柳兮
秋隱林深立隅有木兮游知所止晚院求友兮期遠
匪比出處有度兮觀有為儀温乎其聲和兮聽者心
夷鷺兮其禽乎不禽之君子歟

燕兮歌

燕兮燕兮頡頏于飛喞喞喃兮聲哲支居慕賢兮身
緇衣高明依棲兮王謝濟其主去來有節兮春秋
其旅良序廣歌兮對尔吟哦清燕論文兮聆尔話
燕兮燕兮其禽乎其禽也之嘉賓歟

樵夫行

晨初已斡行者早紛來歛避樵天道樵夫辛苦如
歸昏真結束更起炊烟半出門星月暗崎嶇露草
寒濡衣入市博得升合糧歸來分與妻兒嘗依前
剝剝上山去不住朝朝莫莫忙樵夫樵夫休懊惱
世路艱難勤跡煙塵四起未償高恰汝飢勞我未
飽我苦耐愁雪雨晴煎煮煎過年年夜枕欹傾半
眠醒或起浩嘆窺星天逢人說事只憂因長哀無
告窮已極天下奸弊紛如麻虎狼搏攫殫麋鹿信
愁眠忍餓不敢出囊釋膏髓堪推榻冤氣干天天
雲災連年木稼同劫夢斯人每恨不速死樵夫縱

苦未及此安得人仁公且剛一掃蕩整完民瘡感
動和氣特覆斗樵夫飽食我醉酒待與樵夫齊高
歌昔談正道今如何

丹溪吟

丹溪僻山俱有情巖昂環列如蓬迎東出雙秀高
冲天推先兩峯當我前二水南來炯相顧合流
于西流欲住成此溪山一段清中有一園上畝平
着我脩然數間屋迳屋但我竹與菊扶杖行舒景
物娛開卷坐對聖賢讀嗟余藐焉天地間居然分
倚此清閑毋餒浩然有以老也應不負尔溪山

和邵康節先生詩

穹窿真計幾層蒼綠走難輸九曲腸七曜運車撼不
折百川磅礴無妨千林松栢獨堅正一草薰猶異真
香祥戾毛羣若麟境愛憎羽族類鴉鳳最宜春風與
秋月忽作冬雷或夏霜萬變雜興雖錯揉一元不動
固安詳

張家渡買魚

北堂老人性嗜魚有魚一飯空無餘行水登舟喜動
色歲月乃得三四食溪涸舟膠挽不去舍舟行行溪
上路路入茅舍惟一翁網挂壁頭兒負春間之有底
不出漁水動魚藏溪作風強之不能許觴醪翁為持
網兒持篙挾艇過臨叢藻岸踏竹下網屢漫忽

然得鯉僅如掌翁笑官有福可伏我舟猶在極目
涯乃坐其艇與之往烹魚一開慈顏驩膠舟旋亦辭
淵難兩日舟移無十里吁嗟有此行路難漁翁飲酒
得錢去一棄如飛烟水暮

送施持正司理解官

人生會合難四海皆兄弟解后若為察為情乃其
至嚴陵雖陋邦山水固佳致宦遊於其間亦未為
失計嗟嗟我輩人志不在名利所趨必蹈王所論必
根義聖門有格言胡不惜造尔險夷融一心相與共
守此維君更直詩多聞且知礼責善有忠告規失無
自避人或苦唯合我匪以為具始如石落於流終似

旂旄旆入議必追馳出遊必連軌朝夕侍驩比同襟
能有幾君今先我去善莫將何安政此黯銷魂臨分
不我鄙絕無兒女悲慨陳及治已竊聞之先儒物我
均一理達人弘大觀曲士局偏倚偏倚狹一隅愛惡
無公是大觀端最善寬平有餘地理義我固無窮虛心
知所止感君謙自牧使我愁翻喜深以作贈言相觀
要終始

喜得孫

我五十有四終今見其孫汝父亦三十得子為之足
人生百年間歎如駒隙奔其間欣與戚短長未暇論
長長與幼幼一家團春溫豈惟情愛足是有礼義在

嗟我生者晚陟岵悲全吞有懷當世憂拙迂不自料
老矣絕他念先志惟所詩書茂茂在實志存宜木
根要令汝輩長續續孰諳功名身外物孝悌德之
源首先家人正所貴椒聊蕃今朝情陪喜添汝誓
門相與紹清白無慚故立園

雙松亭

雙松如老兒拜然俯於地山下草細微降從所非頽
昂截烈丈夫肯與樵牧比樛枝若欲頽自幹固不倚
外柔內剛物耳寓此理吾觀世俗流隨人盡存已
此松乃不然自下弗為恥所立峭已高其節凜不記
滿眼春風生中有歲寒意敢告行人道人視此知所止

嶽心白冲天觀先

我本山林人出處無意固若亦如山泉隨地為流注
力其居山時大剝隱冥霧又如出岫雲散漫款無據
憶昨我與君相逢同一處時時湖光亭襟抱一披露
君橫膝上琴我踵戶外屨梅花落圍春辭君一初去
詩尚遠寥寥事卑從浙流渡雁去換復來不得一字
時無遠與長嗟恍然此散聚何期老鶴騰短翅忽
舒布九皋舉孤唳群仙禽清言高寒上峯頭為尔
肯一駐杭嚴兩西湖未必置憂憂昔昔從金陵來
諸蘇公路山友而水宿風曉而煙暮行止初何心同
是具擬願於人海中更覓山中句

同官三人率慶裴元量可直於胡中有詩
呈諸公

欲晴未晴还不雨無日無風又無暑煙薄微籠四
岸山空翠却向湖中聚今日之游誠佳哉湖山文字
中御五相為此約亦已久天相其逢資追陪吾儕官
閑無一事平生立誓詎輕弃相從於此合鍾情無奈
同襟欲分袂西風看意向芙蓉綠柳未疎花正濃勸
君慢理江頭楫更作一日來從容

永樂道中

大物有奇觀而於天地間月中浮白水雨後對青山
雲巒泉石只盡天梅一班有時逢此景清興頗相關

即事

在家貧亦好居官貧更宜布被不妨溫柔美夫有餘
滋客正草具杯事閑遣興詩外此了無撓澹然心地
夷

初晴出南山過西湖往九峯復飲于湖光

積雨鬱愁思初日破春泥勝處欲何往游情翻自迷
柳招追綠渡梅引逐香蹊却憶杜陵老慙慙出碧鷄

青田舟中

鞋起愁無緒持書復懶披蓬蓬嫌斜日照襟慙好風吹
水澗舟移細山長鳥去遲悠悠天外意惟尺寸心知

張虞孝試畢

地禁塵難到亭深暑不奸一杯天上把千策日邊看
類勞君恩重危言士志殫治安渾道未臣亦欲披肝
送真景元直院將漕江東

識度追諸老文章用一班志心深國計止論豫時
將指頌憂地登車慷慨間却聞塗巷語有詔命公還
又

愛國誠如此憂民事可知政苛紛盡故官墨殿高
胎誰謂長城在不扶元氣衰天顏還咫尺時聽遠敵
馳

送李夢開赴浙東倉

帝遣輶車重深懷浙水東幽崖須烈日寒谷倚春

風惠達推燕裏功浮按職中活人千百萬得報

官

送葉知道歸永嘉約其再為歷陽來

心事相知久交情一見真靜叅師友正細語弟兄親
索去銷魂惡期來刮眼新臨分不多語重會莫道

看栽菊

我生隨所止唯種竹與菊菊靚而無華竹清而不
俗淵明具悠然子猷愛之酷夫我乃兼之佳趣于尔

是

即事

白漫蠲敗壁墨燼沃塵楹瓦闕剛茅補墻穿

土平竹栽簷外箇花植益中莖次第成吾趣安娑
樂此生

書齋即事

塵世燈窓外寒儒竹簡情三五慰岑寂一榻寄孤
清夜永那能睡天寒不肯明起來重搔首江海一
鷗輕

西軒鵬梅

夜開何太晚賴爾張簷楹春後幾多日披頭三四英
入嫌芳意瀨我愛澹標清恰好來深夜移床對月明
竹布道眼

昔創輕我節工閑妙出機疏風寧事扇被体若無

願與山翁稱何嫌俗子識此君元我契相與不相

即事

聞吾朝公事月嶺與雲岑坐用清中味行節老者襟
酒隨筆或醉詩任短長吟時與七賢語知音在素琴
道中口占呈能之

闕然不見懷千慮特地相過無一言平日交情如水
添暫時客裏似春温酒隨深淺有餘味事向細微無
不論漫道與君心莫逆誰知朴直箇中存

鑑湖

箇中巖壑空相羊秋色無邊古只長塞盡鑑湖僅
荷浦靈竇尚廟古梅梁追尋遊舫空千載物色

先賢但一堂征 倚風歸路晚可堪晴月照凄涼

得嚴陵推官

擬乞四明幕下客忽得嚴陵闕兩年造物故怜貧
已甚去家不費一篙船世事低昂吾有分人生出處
亦關天鈞臺高士不可尚贏得桐江在眼前

和滕丞元秀韵

秋期載酒子雲居春柳還教馬綠鞵樂欲出門
阻風雨幸因居幕閣文書自遣清隱三持久空擬
憂懷日舒想見湖邊嘗獨立不禁鷗鷺問何如

和呂巽伯韵

何事貪乘逆水舡此心長向白雲邊琴書蓬底
樽酒花柳江頭三月天逸興只將詩句遣清襟
那就俗塵牽簿書不到班衣底遣子翰君屬杜羊

俞升厚總幹寄詩甚富

從君把酒炉峯下去踏黃塵三見秋別後便教詩社
冷夢中允憶草堂幽忽承珠玉聯佳什賸喜亭池添
勝遊最想版輿頻御點山花庭草總忘憂

安溪

潮回尽處曉江清百丈灘頭舟子情饒我靜觀黃卷

罷為渠卧看白雲輕炫蓬混漾龍蛇影喧枕蕭瑟風
雨聲無限青山飽秋色去來誰暇與將迎

司戶攝淳安丞同官送至西湖支使有詩
田次韵

把酒湖亭一送遠必湖猶擁翠樓臺倒涵嵐影晴烟
紫四射成陰夕照紅茫漾不問秋舞外交情却在別
離中片帆或亦隨西下小鷁凭欄欲下風

久不作詩主春以詩并酒送臨知丞

羨君蕭散脫塵鞿到官自不卑荆湖山詩有
按道平風月酒隨司衙官第王供葬楚岳詩青州春
梅落樹我真成今俗大國應期會絕文移 西夏書

因報謁過西湖

不見西湖兩鬢絲湖光如舊不音欺畫橋各領遊舫
去塞港誰知漁艇移綠柳行疎人步隱翠荷叢淺鳥
飛遲清風汗漫知何許小憇招提獨自移

次韻謝滕丞惠詩

一從驅迫入通闕望渺江湖夢遶山日墮紅塵轉湮
沒天教群玉與躋攀莫孤文字澹中趣要識人情奔
處間多謝故人相警發驪珠特地出滄灣

次韻能之賀除

初無家學瞻三餘濫被君恩有此除非取金華能占
對但令東觀與觀書汗顏莫稱英髦選冷眼終輸山

澤居自昔與君憂世切只今何策塞侵渙

寄題趙仁父兩山堂

兩山對立着君三山意無窮勿浪參靜底規摹隨處
有忙時事業箇中涵移文肯為輕離此來菊何嘗索
見南會取孔門仁者意等閑風月不虛談

和杜叔高相約湖上韻

湖山朝市兩忘言勝趣何須頻出門要並雪巖尋酒
伴更從梅隱覓詩魂風低雁淑數行影烟障鳧波幾
疊痕此意古來誰領得可無同調與同論

能之寄詩和其月夜泛舟韻以寓相思

別時來悟合并難君向湖山去不還好語欲酬嗟侶

小空餐七補媿官閑身謀未肯忘箕頽世慮無嫌
什觸蛮幸有孤山陳迹在倘來同踏石苔班

韓退之藍田丞廳記所謂鴈鷺者相承以
為吏每切不然徃徃人未之信偶讀吳子
寬詩有鴈鷺庭空之語巨作此云

退之作文自天巧讀者未免加人私紙尾連銜行鴈
鷺同僚翻作刻木期句讀中分肯趣短一輩抱睨何
多為自唐及今襲訛舛文公有神妙點啗

晨興剃庵

往來烏兔底勿忙老去身心只自持
理櫛不勝渾種種繡書未了苦忙
情知世俗風光淺日竟山林氣

味長有負夙心依岷岵更將餘力事松篁

殺齋即事

自吾齋外付諸兒除却詩書恣不知苔色上侵閑坐
處鳥聲來和獨吟時十分秋氣重陽近一味天涼老
者宜調得身心能自憚止吾所止復何疑

重陽後二日

我來不及赴重陽孤負清幽獨自芳
天徑也能隨意白出墻無柰着情黃
亟邀舊友將余玩細酌新醪對
汝嘗懸知靖節無人見却見南山此意長

讀藝文志

所存諸子少知名自古陳編浩莫程
未說合神老成

予誰傳談易杜田生到頭法語那能廢
終身言自不行只向孔門詳
答問正塗坦坦甚分明

詠拳石菖蒲

巖泉瀝洒著根纖拳石相依自糾纏
土葉漸除青帶冗細莖初發綠毛鮮
一塵不許溷幽雅百草誰能並
繁始日課蒼頭注新汲要移林壑在庭前

五雲寺

黃雲不似五雲深隱隱回環坐此林
空阜我重遽入路曉門百里護來峯
單僧冷汝喧魚飯漫更便余玩
錫茶罷策筇無箇事登高時復一長吟

後坡

扶筇剝啄一山中幽具備於此處
濃前屏樹柯呈列
岫亭開林隙出奇峯
座迎夜月分吾石欄
度朝雲對
汝世俗客不來人
賴寂省心時聽
數聲鐘
醉石
近陳和仲訪山間
不值留詩
今次韻招之

寄歸雲山澹澹心
舊盟得得荷君
尋偶緣他客
追遊
殺却使良朋
誤盡簪政苦寒
飈妨剝

宿野墅五更窓
月照瓶中老梅
清甚有感

桃李紛一餉
花風清月白
老生涯取之
無及山林
藏水而有餘
復國家游是
理中無愧
懶樂吾心
趣是
榮華較他
法管妻涼地
危酒杯羹
抱自奢

和章父兄春歸韻

元化渾淪迹已希
不緣風雨翳明輝
靜中會得生生
意滿眼春光未始歸

倚門

碧松窩裏着吾身
風在襟裾月在門
灯火未殘絃
誦習一團清興許誰論

酒後

酒正醺人若不禁
詩來撩我可無吟
輕紈不動清風
在况有松聲醒醉心

有感

擎拳伺色裁朱
前極愛彈憂
祛席边能合
此心移膝
下未慙舞聖
與參賢

夏日即事

挑藤下上蟻行暑竹影浮沉龜蔭涼步緩幽塘成小
立清風微度藕花香

題六和塔

慈恩昔日寄題名此作江頭長短亭潮去潮來知我恨
酣歌漁父許誰聽

歸自壽昌

舟子長歌下急灘江風吹我怯衣單一輪明月為誰
好無限清光照夜寒

過吳江

北風獵獵送吾舡夜過吳江炯不眠月色微明天覆水

倚看銀浪欲無邊

西湖

料密回照絨弥漫坐攬湖光風不寒最惜傍欄鳧路鳥
竹往來不作眼生看

立春以詩并酒送滕知丞

草殘木尽又春來幸負梅花與酒杯政要詩翁裁好句
為從今日洗塵埃

和吳子開訪省中韻

自公不退隼為常永畫深簾坐此堂今日與君添轉語
共參雲石與風篁

晚步

夕無下照澹雲亭
曉入前除獨自行
樓樹喧沉砌
吟迥雨
留微潤作秋清

詠渙父

占得江湖汗漫天
了無鄉縣挂民編
賣魚買酒醉日日
長是太平無事年

只把絲綸當酒金
世間萬事不關心
月移篷影醒未
醒人在芡花深更深

晚望

陂沼盈盈開綠水
郊原浩浩湧青禾
煙連山際無人
語只有晚歸樵牧歌

竹間內示

拙哉百事不如人
天畀清閑適我真
好是山深林密
處且還康濟此天民

趙昌父詩來
率似慈湖話
頭次韻答之
身在五雲雲自閑
相娛石友與蒼官
山林老去方知
味加我五年當挂冠

刪後坡繫
枝出四口剡溪
陳正仲作詩有
白雲移向青林外
讓與幽人不敢爭之句
因次其韻

為嫌遠目礙雙明
只許蒼松一幹橫
盡對群壑坐高
爽月來分席不渠爭

約喻林厚
總幹會于香山

御居唯我與君閑相見俱緣一出怪此去君家無十里
杖藜明日會香山

對雷峯

雷峯頂上兩三松挺秀扶疎印碧空坐石倚筇看不足
此心游泊太虛中

雲入牕牖

白雲六戶牖幽趣頗相關俗遠人無累心夷物自閑

懶書間

避閑深遠俗晚閑懶作書故人無訪我丘壑政閑渠

欲雨雪而晴

雲凍雨無脚寒凝霜有毛却能開霽色爰日炫晴

題杜仲高松杉檜圖

老蘇盡無容虬枝劇相倚圖以掃草堂怡怡有深旨

和徐敬伯知縣別喻伯經韻

深院楊花閑暇小亭林影清微忙裏不知客去病中

无柰春歸

國



